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

花鸟画专业

优秀毕业作品集



主编

尉晓榕

副主编

韩璐

刘海勇

卢勇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

花鸟画专业

优秀毕业作品集



主编

尉晓榕

副主编

韩璐 刘海勇 卢勇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责任编辑：徐新红

封面设计：王 眯

版式设计：钱 塘

责任校对：朱 奇

责任印制：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专业优秀毕业作品集 / 尉
晓榕主编. — 杭州 :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503-1301-9

I. ①全… II. ①尉… III. ①花鸟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4457号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专业优秀毕业作品集

主编 尉晓榕 副主编 韩璐 刘海勇 卢勇

出 品 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张：19.5

开 本：889mm×1194mm 1 / 16

字 数：50千

图 数：330幅

印 数：0001-1000

书 号：ISBN 978-7-5503-1301-9

定 价：180.00元

尉晓榕

寄语

寄语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与研创学术论坛”，是一个大盈流转的年度活动，由各院校轮值主承办。这是业已长成规模的绿植，年轮在增扩，能量在积聚。

本来，艺术院校们早已习惯凭借一围神圣的墙和自家经略各修盛事，但足可担忧的是，滚动复制的超稳格局，以其模式化惰性正扼杀着艺术教育的多种可能性和再生力。在这样的难题面前，我们认为最具针对性的方法论，就是用“无墙无界”为导引，作一次打通周身经脉的努力。

一般说，“无墙”才可以“无界”，尽管我们憧憬“无界”，却也认识到所谓“无墙”，并非对其彻底取消，只是在“有墙”与“无墙”间，意取“无墙”为当下殊胜。而这又是因“有墙”方可立意的。或许，我们都在着意打造一围围“不忌春风”的多孔墙。

至于“无界”，“无界”仍需有域，只是在此犹言多域。地不分八方，学不限六艺，心不设坎限，这是无界之境，而“域”亦在其中。我们正以“无墙无界”的努力去发动“有墙有域”的中国画教育与研创的全部生命内力，我们的福报是可以预见的。

在综合的时代，多学科多场域多视角的移用，无疑是当代学术的可靠源泉，任何自闭的系统都意味着残缺和速死。

这十五院校的多方汇集——或更准确地说——多方交集，已生成为一种人文地理学意义。尽管没有问卷调查，也没有数据生成和定性分析，但通过对画相及其画语的读解，受众和互为受众的参与者们，都将触肤地感受到多地中国画生态的植根性气息。而“南橘北枳”的异药性，正是我们大可看重的移用价值。

我们仍觊觎前贤的高度，但我们已确实扩展了广度……

再祝这次论坛成功！

尉晓榕

2017年2月27日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

韩璐

弁言

弁 言

1961年4月，时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先生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并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中国画教学改革的建议，即《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潘天寿先生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文化部与会领导以及各高等院校的支持与赞同。之后，文化部采纳了潘天寿关于中国画分科教学的意见，同意在浙江美术学院率先进行中国画分科教学试点，并适时将这种分科教学的方式向全国各大美术院校推广。就此，花鸟画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方向，其被正式确立，是从1961年开始的。

对中国画分科教学而言，还要说明的是在人物、山水、花鸟三个专业方向正式确立之前，以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画家，已经就中国画分科教学问题有了比较长时间的酝酿与探讨。关于中国画分科教学的论断，是基于当时的文教发展态势和中国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这两点基础上提出的。中国画分科教学是从实际出发，是在中国画教与学问题上所进行的一次大胆的教学改革；是通过缜密思维与反复探究后的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尝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画分科教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对本民族绘画艺术的传承保护和深入研究起到了极其有益的铺垫作用。

诚然，伴随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也随之有着不同的时代坐标与文化担当。艺术的多样性发展态势和文化的多元化存在趋势，给予了中国画在人才培养上更加宽泛的价值取向和更加灵活的方式方法。一个学科在培养方式上保持其特有的相对稳定性，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在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上，完全可以顺应时代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中国画后备人才的培养，首先要符合当代中国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艺术人才品质上的要求，而后，再不断满足个体在艺术探索及个性风格上的追求。中国画这种分科培养方式是基于中国绘画一脉相承基础上的一以贯之与单刀直入，无疑从绘画技术层面夯实了专业基础。然而，也应该意识到，由于专业方向的学习路径相对单一，极易造成专业视野的狭窄和发展空间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加大人文素养课程和交叉学科表现技能的授课比例。必须要强调一点，分科不是分家，分科的初衷是基于“术业

有专攻”的教学理念，而非画地为牢，搞一亩三分地式的所谓“小班”教育。事实证明，专才教育的基础往往是对综合素养的全面把控与合理调控，这种人才培养方式逐渐形成了教学的特色。分科教学不是特色，而是为了凸显教育特色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教学方式。专业研究方向越是专一，就越是需要视野的拓展和交叉学科间的学养渗透。我赞同中国画分科教学，但更主张打破学科壁垒，在交叉学科的互动中，建构网状阶梯而非线状阶梯。通过对学生品学、艺理、古今、中外的全方位立体教化，使学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素质和专业潜质。相信这一点，也是老一辈中国画家对中国画后备人才培养的初衷和长远希冀。

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也有一些额外的顾虑，今天是一个大数据媒体信息时代，网络、微信将带有各种能量的信息以无可估量的速度进行复制和传播，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和逾越在事业拓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舆论压力和发展瓶颈问题，对于褒奖激励抑或是讥讽吐槽，我们都必须欣然接受。事业的良性发展必须依托合理的认知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个体的志向显现，而是一种共识。对于中国绘画的未来发展态势及其“命运”而言，不需要太多的争论和佐证，仅仅需要一种共识。而我们对共识的理解，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共识不是以追求技压群芳、鹤立鸡群式的一枝独秀和颉颃对峙，而是以营造包容谦逊、相互协作的氛围来获得比翼齐飞的发展契机。花鸟画作为中国绘画的一种风格样式，与人物、山水彼此间不分伯仲，对后备人才培养的品质要求也是一样的。因此，作为高等艺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学而言，在检验教学效果的诸多考量内容中，最直观的就是毕业创作。首先要说明，毕业创作其本质是针对院校教学实施情况的一次教学检查，只是呈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其对应的是教育机构的教学思路和培养方案，并不直接针对某个展览，但并不排除其功效在某种机遇下被放大。毕业创作并不一定代表一个学生所具有的全部发展潜质，同时，也不一定全部涵盖了培养机构的教学主导思想，这里有导师和毕业生自身的多方面个体因素，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斑。任何一种教学思想、培养方案和学科构建其目的是要满足社会和人的发展需求，思想与方法首先成就的是人，人最终也成就了思想和方法。因此，我更希望用发展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去审视每一位莘莘学子在求学阶段所付出的努力，而不是用惯有的某种思维定式和培养模式来束缚学生的艺理探索与审美理想。

与其说这是一本学习中国花鸟画的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的毕业作品集，不如说是他们绘画艺术不断成长过程中的一履足迹，

我们在此借用他们的这些成长足迹来进行有益的探讨，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以谋求在中国画教育的时代征途上探寻更好的发展路径。君子和而不同，这是任何事业不断前行的至理。面对中国画的未来，我们应该有十足的自信，中国花鸟画作为中国绘画中一面重要的旗帜，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将使得花鸟画这门国粹技艺大放异彩、大有作为。就像树上的栖鸟，从来就不会担心树枝会折断，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自己的翅膀。

最后，仅借此书付梓和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与研创研讨会召开之际，再赘上几句。今年农历丁酉二月，恰逢是我院潘天寿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的日子，仅此缅怀，聊寄追思！半个多世纪以前，正是有如潘天寿先生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画的命运才得以改变，正是由于他们对民族绘画艺术的那份责任与坚守，在筚路蓝缕中砥砺前行，才奠定了今天的我们在中国画教育上不断演进的基础，我们既要心怀感恩，又要踵武前贤。放下执拗，摈弃偏颇，齐心尚美，携手共赢，共襄中国画艺术的盛举。在此也由衷地希望中国花鸟画艺术能够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不断绽放出新的异彩，以优秀的花鸟画作品来诠释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审美画境。

仅此与君共勉旃！

韩璐

丁酉上元于西湖畔搁笔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院长)

广西艺术学院

壹

目录

CONTENTS

(按英文字母排序)

寄语 / 厉晓榕	001
弁言 / 韩 璐	002
广西艺术学院	006
广州美术学院	016
湖北美术学院	036
鲁迅美术学院	058
吉林艺术学院	080
南京艺术学院	094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114
四川美术学院	130
山东艺术学院	148
天津美术学院	166
西安美术学院	184
云南艺术学院	208
中国艺术研究院	230
中央美术学院	252
中国美术馆	276
后记 / 刘海勇	304

寄语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与研创学术论坛”，是一个大盈流转的年度活动，由各院校轮值主承办。这是业已长成规模的绿植，年轮在增扩，能量在积聚。

本来，艺术院校们早已习惯凭借一围神圣的墙和自家经略各修盛事，但足可担忧的是，滚动复制的超稳格局，以其模式化惰性正扼杀着艺术教育的多种可能性和再生力。在这样的难题面前，我们认为最具针对性的方法论，就是用“无墙无界”为导引，作一次打通周身经脉的努力。

一般说，“无墙”才可以“无界”，尽管我们憧憬“无界”，却也认识到所谓“无墙”，并非对其彻底取消，只是在“有墙”与“无墙”间，意取“无墙”为当下殊胜。而这又是因“有墙”方可立意的。或许，我们都在着意打造一围围“不忌春风”的多孔墙。

至于“无界”，“无界”仍需有域，只是在此犹言多域。地不分八方，学不限六艺，心不设坎限，这是无界之境，而“域”亦在其中。我们正以“无墙无界”的努力去发动“有墙有域”的中国画教育与研创的全部生命内力，我们的福报是可以预见的。

在综合的时代，多学科多场域多视角的移用，无疑是当代学术的可靠源泉，任何自闭的系统都意味着残缺和速死。

这十五院校的多方汇集——或更准确地说——多方交集，已生成为一种人文地理学意义。尽管没有问卷调查，也没有数据生成和定性分析，但通过对画相及其画语的读解，受众和互为受众的参与者们，都将触肤地感受到多地中国画生态的植根性气息。而“南橘北枳”的异药性，正是我们大可看重的移用价值。

我们仍觊觎前贤的高度，但我们已确实扩展了广度……

再祝这次论坛成功！

尉晓榕

2017年2月27日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

韩璐

弁言

弁 言

1961年4月，时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先生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并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中国画教学改革的建议，即《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潘天寿先生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文化部与会领导以及各高等院校的支持与赞同。之后，文化部采纳了潘天寿关于中国画分科教学的意见，同意在浙江美术学院率先进行中国画分科教学试点，并适时将这种分科教学的方式向全国各大美术院校推广。就此，花鸟画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方向，其被正式确立，是从1961年开始的。

对中国画分科教学而言，还要说明的是在人物、山水、花鸟三个专业方向正式确立之前，以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画家，已经就中国画分科教学问题有了比较长时间的酝酿与探讨。关于中国画分科教学的论断，是基于当时的文教发展态势和中国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这两点基础上提出的。中国画分科教学是从实际出发，是在中国画教与学问题上所进行的一次大胆的教学改革；是通过缜密思维与反复探究后的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尝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画分科教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对本民族绘画艺术的传承保护和深入研究起到了极其有益的铺垫作用。

诚然，伴随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也随之有着不同的时代坐标与文化担当。艺术的多样性发展态势和文化的多元化存在趋势，给予了中国画在人才培养上更加宽泛的价值取向和更加灵活的方式方法。一个学科在培养方式上保持其特有的相对稳定性，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在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上，完全可以顺应时代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中国画后备人才的培养，首先要符合当代中国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艺术人才品质上的要求，而后，再不断满足个体在艺术探索及个性风格上的追求。中国画这种分科培养方式是基于中国绘画一脉相承基础上的一以贯之与单刀直入，无疑从绘画技术层面夯实了专业基础。然而，也应该意识到，由于专业方向的学习路径相对单一，极易造成专业视野的狭窄和发展空间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加大人文素养课程和交叉学科表现技能的授课比例。必须要强调一点，分科不是分家，分科的初衷是基于“术业

有专攻”的教学理念，而非画地为牢，搞一亩三分地式的所谓“小班”教育。事实证明，专才教育的基础往往是对综合素养的全面把控与合理调控，这种人才培养方式逐渐形成了教学的特色。分科教学不是特色，而是为了凸显教育特色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教学方式。专业研究方向越是专一，就越是需要视野的拓展和交叉学科间的学养渗透。我赞同中国画分科教学，但更主张打破学科壁垒，在交叉学科的互动中，建构网状阶梯而非线状阶梯。通过对学生品学、艺理、古今、中外的全方位立体教化，使学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素质和专业潜质。相信这一点，也是老一辈中国画家对中国画后备人才培养的初衷和长远希冀。

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也有一些额外的顾虑，今天是一个大数据媒体信息时代，网络、微信将带有各种能量的信息以无可估量的速度进行复制和传播，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和逾越在事业拓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舆论压力和发展瓶颈问题，对于褒奖激励抑或是讥讽吐槽，我们都必须欣然接受。事业的良性发展必须依托合理的认知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个体的志向显现，而是一种共识。对于中国绘画的未来发展态势及其“命运”而言，不需要太多的争论和佐证，仅仅需要一种共识。而我们对共识的理解，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共识不是以追求技压群芳、鹤立鸡群式的一枝独秀和颉颃对峙，而是以营造包容谦逊、相互协作的氛围来获得比翼齐飞的发展契机。花鸟画作为中国绘画的一种风格样式，与人物、山水彼此间不分伯仲，对后备人才培养的品质要求也是一样的。因此，作为高等艺术院校的中国画教学而言，在检验教学效果的诸多考量内容中，最直观的就是毕业创作。首先要说明，毕业创作其本质是针对院校教学实施情况的一次教学检查，只是呈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其对应的是教育机构的教学思路和培养方案，并不直接针对某个展览，但并不排除其功效在某种机遇下被放大。毕业创作并不一定代表一个学生所具有的全部发展潜质，同时，也不一定全部涵盖了培养机构的教学主导思想，这里有导师和毕业生自身的多方面个体因素，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斑。任何一种教学思想、培养方案和学科构建其目的是要满足社会和人的发展需求，思想与方法首先成就的是人，人最终也成就了思想和方法。因此，我更希望用发展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去审视每一位莘莘学子在求学阶段所付出的努力，而不是用惯有的某种思维定式和培养模式来束缚学生的艺理探索与审美理想。

与其说这是一本学习中国花鸟画的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的毕业作品集，不如说是他们绘画艺术不断成长过程中的一履足迹，

我们在此借用他们的这些成长足迹来进行有益的探讨，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以谋求在中国画教育的时代征途上探寻更好的发展路径。君子和而不同，这是任何事业不断前行的至理。面对中国画的未来，我们应该有十足的自信，中国花鸟画作为中国绘画中一面重要的旗帜，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将使得花鸟画这门国粹技艺大放异彩、大有作为。就像树上的栖鸟，从来就不会担心树枝会折断，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自己的翅膀。

最后，仅借此书付梓和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与研创研讨会召开之际，再赘上几句。今年农历丁酉二月，恰逢是我院潘天寿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的日子，仅此缅怀，聊寄追思！半个多世纪以前，正是有如潘天寿先生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画的命运才得以改变，正是由于他们对民族绘画艺术的那份责任与坚守，在筚路蓝缕中砥砺前行，才奠定了今天的我们在中国画教育上不断演进的基础，我们既要心怀感恩，又要踵武前贤。放下执拗，摈弃偏颇，齐心尚美，携手共赢，共襄中国画艺术的盛举。在此也由衷地希望中国花鸟画艺术能够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不断绽放出新的异彩，以优秀的花鸟画作品来诠释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审美画境。

仅此与君共勉旃！

韩璐

丁酉上元于西湖畔搁笔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院长)